

# 田野上的中国

CHINA AND ITS COUNTRYSIDE

张毅 著

# 田野上的中国

TIANYE SHANG DE ZHONGGUO

张毅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上的中国 / 张毅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95-3414-2

I. ①田… II. ①张…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96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0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

我常想起我的外公。他是在外婆走了不到一年之后，清明节前走的。接到电话时，我正在辽宁黑山农村采访。外公活了 92 岁，这辈子经历新旧两个社会，晚年全家过得殷实红火，很知足。

儿时的记忆里，是笑眯眯的外公。不管是饭桌上、路上、农田里，还是他抽一袋旱烟歇息的时候，只要目光触及到外孙，他总是开心地笑。夏日的清晨，粽子香、面饼香把我从睡梦中拉出来。外公来了，一条磨得油光锃亮的槐木扁担，隔三岔五挑来些好吃的，尤其是外公种的西瓜，个个体格健硕，又甜又脆，在我们邻里之间颇有名气。再大一些，农忙季节，我和弟弟也奉父母之命，到外公外婆身旁，帮着拾地瓜，起花生，抱水稻。可是，没走两趟，外公就赶紧让我们到树底下凉快去。“可怜，天底下数种地苦啊！”外公笑眯眯地摸着我们汗津津的脑袋。

外公勤快要强，一辈子的劳累也没把他压垮，90岁还是腰杆挺直。饿怕了的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少了粮食。四间瓦房里，有一间筑起个大粮垛，一直到房梁那么高。大约到了新世纪，渐渐没人存粮，才集中卖掉。

上了大学，特别想听外公讲过去的事。“过去太苦，有什么好讲的？”“讲讲吧！”外公讲了几件事。

日本鬼子进了东关村。全村的女人躲的躲藏的藏。小鬼子在农民家里做饭，抓鸡撵猪，肉烤得半生不熟带着血就啃，真没人性。几个鬼子在院子里撒网，去抓一只小猪仔。哪有吃猪仔的，外公急得冲小鬼子直摆手。鬼子端着刺刀就过来了，外公撒腿就跑，一直跑到村外野地里，后面“砰”一声枪响，鬼子才作罢。为一头猪仔，差点丢一条命。

快解放了，来了八路军。一次，外公干活路上遇到两个兵，带着枪。他们让外公帮担点东西，过了河，当兵的说别回去了，到部队上吧。外公说，还有事，家里还等着呢。兵不依。只好跟着往前走，见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外公说真不行，家里真有事。干部才允许外公回去。

合作社时期，外公当生产队长，生产数他们好。大队书记动员他入党，入党才能当干部。外公说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让年轻人先入吧。本本分分地挣工分，外公还是公认的好社员。

新旧对比，外公说，活了一辈子，还是大包干好。

外公走的时候，村里人说，真是个好老头，老少无欺，不占人家便宜，一直到老，一句闲言废话不多讲。一个异乡生根的农民，得到乡邻们的尊重，全在一个本分。

外公走了，留下的不仅是零零散散的故事，还有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吃亏是福”、“恩有人怕，恶没人怕”、“话到嘴边留半句”、“人情送匹马，生意争分毫”、“老要诚实少要乖”、“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外公可能没想到，他讲的这些“古”，已经留在外孙的脑海里，而且历久弥新。

只认得男、女、大、小等几个字的农村老人，怎么就懂得这么深奥的处事哲学并能严格遵守？其实，外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农民。我走了很多的地方，发现这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约定。越是偏远村落，这些约定越是以各种形式提醒人们注意，或刻在村头的牌楼上，或藏在门楣的剪纸里，或供在祖屋的条案上。这是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相处中学来的真经，是天地人共同酿造的原浆，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却朴素醇厚，芬芳醉人。

浮躁的世界里，生命的真谛在哪里？品德的光辉在哪里？文化的灵境在哪里？向中国农民致敬，他们妥善地保存了中华民族善良、正直、勤俭、守成、内敛等优秀的文化基因，他们忠实地呵护着我们民族精神之树的巨大根须，那是国运昌盛、民族复兴之所系。

## 二

2012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农民”奖章时说：“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哪一体看，皆是如此。“三农”问题事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长远大计。

当今中国农村，既是一切变革的基础，也投射了一切变革的图影。农民农业农村的现状，是值得观察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做深刻的研究和总结的。提到农村改革，总是按惯例，要从小岗村那18个红手印讲起。但是在农村改革的30多年中，新世纪最近这十年发生的事情，与开创性的前20多年相比，一方面，发展基础得到更多改善，视野更开阔，尤其是国内外、城乡之间，视野打通了、市场打通了。另一方面，面向现代化市场化的乡村改革发展，牵涉面更广、利益之争更复杂。总之使人想到这样一个镜头：敞篷卡车满满当当地载着拥挤的农民在乡村公路上疾驰而去，卷起巨大的灰尘打得车斗里的农民满头满脸，他们揉着眼、吹着土，一路说笑着、颠簸着奔向幸福的未来。

这样几对矛盾，构成了今天的乡村故事，讲述着田野上的中国：

——希望的田野上，五谷丰登成为欢庆的主旋律，农业

连年丰收，农产品供给空前丰富；“卖难”、“买贵”仍然成为牵动城乡神经的脆弱琴弦，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频繁地发出不和谐的音符。应当说，今天中国 13 亿人是有福气的，衣食无忧的安定感前所未有。还应当说，中国对世界的粮食贡献也是巨大的。否则，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出去买粮食，对国际粮价的影响可想而知。但是，没节制地索取和消费，一定要付出自身的代价——人工干预取代天然生长，石油农业取代自然农业，农业内部的和谐、农业与自然的和谐必然受到破坏。但是面对爆发式增长的人口、爆发式增长的需求，怎么办呢？绿色食品(Green food)、天然食品(Natural food)毕竟只能满足中产阶级或贵族的日常消费。

——农民工业化、城镇化的梦想越来越近，变成了现实，那么多农民可以到城里工作、看病、供孩子读书，甚至农民工还凤毛麟角地当上了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这是穿越时空的社会变革，即便再苦、再累、遭再多的白眼，也是可以忍耐并且算是幸福的。然而，让这一个庞大群体性格分离的是，农田没了，宅基地没了，承载着美丽传说的家园没了，成片成片地没了，成群成群地被建成高楼了。楼盘、厂房、排污管道在大地的肌肤上肆意移植、穿插。城市中心论、形象博位的政绩观一天挥之不去，统筹城乡一天都有可能在相当一些地区成为以城欺乡、以工压农的幌子。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数量飙升，主要是强行剥夺农民权益推进城

市化的后果。

——一个个“围城”活剧正在城乡之间上演，城里人要到农村去，农村人要到城里来。城里人看上了农村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看上了农村廉价的资源，还看上了农民对外界信息了解的不对称。农村人看上了城里的就业机会，看上了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还看上了城里人掏腰包更大方。你情我愿，要素互动，资源组合，这是激发活力、动力与想象力的大好事，为政者当积极撮合，做个好红娘。不过，有时候问题就出在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等上。如果城里人和外来资本以超廉价拿了农民的“奶酪”，这段婚姻就不会长久，更不会美满。农民一定要反悔，并将得到社会大多数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但题中之义是让农民有足够的知情权、平等的对话权和更多的参与权。在产业发展上，外来力量对当地农民要“带动”而不是“代替”。这才是和谐、长久的发展之道。

——同步进入市场，同工同酬，同样可以进城落户，共同享有社会保障。今天，农民在用工、户籍、社会保障、民主政治制度诸多方面，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国民待遇，一道道艰深的城乡二元鸿沟，终于被社会进步的时代大潮冲开了。然而，新的三大鸿沟出现了。首先是信息鸿沟。由于客观的经济基础和设施建设的限制，农村的网络、通信等信息化建设水平、服务水平、利用水平，尽管自身纵向比发展突飞猛进，

但和城市比差距巨大。信息爆炸、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鸿沟必将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其次是舆论鸿沟。一贯的弱势地位、相对较低的文化水平，决定了我国农民群体的话语权是弱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价格一涨，城里就不得了，媒体再火上浇油，更不得了。价格落了，尽管政府也讲讲，媒体也报报，终究行不成大的压力。三是权益鸿沟。今天，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大幅提高。可是，作为个体，由于维权成本、维权渠道等因素，农民比城市居民往往显得无助；作为整体，农村一旦与城市发生矛盾，往往是农村让路，尤其以土地征占为突出。城乡之间以往几十年是“生存”的鸿沟与差距，今后若干年，将是“发展”的鸿沟与差距；以前的城乡鸿沟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当今的鸿沟是无形的、摸不着的。

——中国农民正在目标一致地全速向小康进发。官方发布的消息，粮食连续9年增产，稳定达到1万亿斤生产能力；农民收入连续9年快速增长，人均收入约7000元。走进农村，从东部平原到西部山区，几乎处处是“人无闲人，地无闲地”的景象。建筑工地、批发市场、餐厅宾馆，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拼命工作的农民工。汗水挂在亿万农民的脸上，笑意写在亿万农民的脸上。然而，农村“空心化”现象出现了。居民空心化——精壮劳力进城务工，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寂寞的田宅，公益事业凋敝，社会治安受到冲击；治理空

心化——村官权力缺乏监督制衡,一些地区的农村,权力腐败、规则不公平导致资源向少数人畸形集中,出现了疑似“地主”,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公平正义流失;文化空心化——村规民约、民俗风化、乡村土戏,千百年来浸润在村庄每一个细胞里的道德文化迅速衰减。(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与极度功利化的城市相比,农村的民风仍然是甘醇厚朴的。)在一个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小康进程中,这可能是必然规律。但经济发展之后,乡村复兴的觉醒与行动,是否又是必然规律呢?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正是契合了这种规律。而新农村建设定当汲取祖先的智慧,保护好自觉自治、和谐共处的优良传承。

### 三

当要把自己关于“三农”方面的杂文、随笔结集出版时,我诚惶诚恐,我有什么可以奉献给读者朋友的呢?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有个“百年乡恋”的品德展现,即对乡亲、对农民的特殊关爱。这 100 多年分为两段,一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积贫积弱、战争动荡的时代,农民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其境遇悲哀可想而知;另一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一道做了国家的主人,但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国情背景下,农民仍然是巨大奉

献和备需同情的阶层。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搞乡村调查,搞新农村实验,满怀热忱鼓与呼,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帮助农民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惜农助农,薪火相传,我辈虽学识浅陋,也算加一把火吧。此乃其一。

和“农”结了缘,就解不开。亲戚大多是农民,我深知他们的辛劳、勤俭和幸福,亲眼所见他们怎样从贫困走向小康,怎样拾粪肥田、喂猪养鸭,怎样住上楼房、开上小汽车;我一直滋生于他们的淳朴、善良和厚道,亲眼所见他们在拮据时期怎样热情款待城里来的亲戚或者跑几十里路给他们送米送面,而在城里人遭遇下岗、低保之后仍然以不变的热情和眼神长迎长送。工作后,从事农村报道,与农民同忧同乐,沉醉于泥土、庄稼和山野的芬芳。可是,9 亿之众的庞大阶层——有 7 亿之说,其实即便是进城务工农民被统计到“城镇化率”里,他们的境遇和诉求仍属农民阶层——和城里人比,有着太多现实的利益需要正视,有着太多新的诉求需要伸张。农民任劳任怨,勤勉讷言,哪怕有一页纸的地方,我们也当帮他们说说话、壮壮行。此乃其二。

经常有一些是非之辩、真理之辩,纠缠在具体的大量纷繁芜杂的现象之中。无疑,时代在快速前进,农村繁荣、农民幸福有目共睹,这是主流。但是,究竟主流有多大、支流有多小?究竟以多大的笔墨对待主流和支流?这要辩证地看。

编辑部是“两流”交汇之地：各地新经验、新成就的报道堆满了案头、拥堵了电子邮箱；农民打电话、发快递甚至执意登门来爆料、上访、喊冤的也实在不少。有时候，相互指认的“贪官”、“刁民”、“精神病”各执一词，而且反映在各类媒体上也各有倾向。原本简单的答案怎么就掰扯不清？告别书斋里的疑惑，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在那里，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我把这些年看到的、问到的、想到的投进榨汁机，调制一杯饮料，如果人们在分辨、讨论某些问题时能够偶尔啜一小口，则我幸莫大焉。此乃其三。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感谢在此间给予我帮助的人。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罗财勇先生、张文雯小姐，他们对本书的篇章取舍和整体策划提出了很好的专业建议，这也提醒我，为文做事，当删繁就简，求真务实。全书根据叙述类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垄上行”，其中大部分是我2010—2011年间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一个边走边写的专栏评论；二是“小鸣小放”，是我针对近年来“三农”领域一些现象、问题和争论，所发表的时评；三是“追求尊严与幸福的脚步”，大抵是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和“三农”发展一定阶段和节点的观察文章。

是为序。

2012年11月18日于金台园

# 目 录

## 垄上行

- 满眼春水满眼旱 / 3
- 农村何日走出“三徘徊” / 6
- 凭什么缴这两百万? / 9
- 一起去看稻 / 12
- 黄瓜的味道 / 15
- 这袋米,有无大不同 / 18
- 小小渔船怎靠岸? / 21
- 论文要写在田野上 / 23
- 上海·寿光·百色 / 26
- 不能荒了“1.4亿亩” / 29

- 别拿农药不当“药” / 32  
农家乐要姓“农” / 35  
田园城市,防止城市压迫田园 / 38  
那条幽深的峡谷 / 41  
“百灵鸟”唤醒山寨 / 44  
要进度,更要“温度” / 47  
愚公移山不是为了土方量 / 50  
青纱帐里出奇兵 / 53  
农业好比“低价股” / 55  
合作社里的“有限农民” / 58  
田野呼唤职业农民 / 61  
农家不是绊脚石 / 64  
1万亿斤不是“天花板” / 67  
话说“川猪规模” / 70  
川猪“变脸” / 72  
上城下乡 / 75  
南矶山的空气当饭吃 / 77  
种粮大户卢国平的烦恼 / 80  
坚持直补不动摇 / 83  
“四季歌”要有新唱法 / 86  
大草原欢不欢迎煤矿 / 89

人转出去,地才能转出去 ——土地流转话题之一 / 92
规范流转,才能和谐流转 ——土地流转话题之二 / 94
相约去放鱼 / 97
红豆寄“乡思” ——乡镇企业话题之一 / 100
这股力量不可替代 ——乡镇企业话题之二 / 104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驿站” ——乡镇企业话题之三 / 107
那些返乡的农民工 / 110
劳动力的解放 / 113
雀舌、蚕茧和萝卜 / 117
蚕宝宝下广西 / 120
莫文珍“移山” / 123
“一事一议”灵 / 126
羞答答的苜蓿草 / 128
大材小用的打瓜 / 131
一亩黑土多少钱? / 134
草惑 / 137

草政 / 140

草变 / 143

草令 / 146

## 小鸣小放

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 / 151

如今重提菜篮子 / 154

乳业巨头如何自救

——奶业话题之一 / 157

奶站背后的“泡沫”

——奶业话题之二 / 160

牛奶的滋味儿

——奶业话题之三 / 162

奶业的方向 / 165

小虫子提出大课题 / 167

蹒跚走来北京鸭 / 169

当“粮荒”遭遇“油荒” / 172

灾后重建要城乡统筹 / 175

从“家庭效应”到“家乡效应” / 178

小户不可小瞧 / 180

农民工,在路上 / 183

当老乡面对“高速路” / 185